



我的驻村岁月

阵阵的秋雨,浇灭了炎炎的暑气,风凉爽了起来。清凉的秋风令我的心瞬间安静了下来。伴随着瑟瑟的秋风,我的心绪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虎西村,回到了三年的驻村岁月。

2021年7月12日,这是我驻村开始的时间。

我来到驻点村虎西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农民解决农田灌溉缺水问题。刚开始,走村入户找老百姓聊天是我的日常工作,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便对这个将近5000人的大村庄有了大概的了解。走访中我获悉了村里严重缺水的情况,时常需要池塘抽水灌溉,雨天田里等水灌溉,老人孩子挑水灌溉等现象常常会碰到。

夏天的一个夜晚,快12点了,一位80岁高龄的阿婆为了将下雨收集的雨水引进田里,一直在黑灯瞎火的田里守候,还跟我说要守到天明,等田里禾苗都灌溉了再回家。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村民解决缺水的问题。

“从下游的虎西大峡谷把水引到

于虎西村顶部的红领巾水库,解决水库常年由于水源不足造成库存水量少的问题。”我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之后,便带着村干部们深入到现场,经过多番的考证,拿出了引水入库方案。

说干就干,在派出单位能化集团的资金支持下,当年10月初,我们便开始着手实施引水入库工程。引水管路布设,会经过老百姓的竹林,要砍伐一些竹子,老百姓难免有些怨言。知道情况后,我便带着村干部们来到他们家中,不厌其烦地跟村民们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知道引水入库工程对村里农田灌溉的重要性。正是看到我作为一名外派下来的驻村书记都在尽心尽力为村民谋福祉,村民们都纷纷表态,他们不收一分钱的清苗补贴,无偿地将引水工程所需要的用地捐赠出来。

在村民们的大力支持下,引水工程进展很快,差不到100米,水管就要铺到水库了。这个时候,一处坟墓挡住了施工的步伐。想着改线路绕过去,却因为水平落差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但是让村民把自己家祖坟迁走,我和村干部们都

于心不忍,都没敢上门去找他们商量,工程就这样停了下来。

“张书记,听说你要引水进红领巾水库,这是我们村的大好事。不能因为家里的祖坟影响了项目推进,我们兄弟四人商量好了,把咱家祖坟迁走,不为你难。”村民开焕叔这句话当时就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开焕叔四兄弟的支持下,引水工程在当年12月底便顺利完工,次年1月初下了一场大雨,我们长达1000米的引水管道便正式“上岗”了,将下游的溪水源源不断地送进红领巾水库。用村里老百姓的话说:“张书记的高山引水,为我们村留住了水,更是留住了财富啊!”

有了第一件事的成功,接下来我又通过福建能化集团的4.9万元帮扶资金带动,发动热心乡贤出资出力,撬动起了长达2.2公里的虎堂公路维修工程。

这期间,村民源开大哥的义举让我深受鼓舞,当时对募捐效果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以为能筹集个三五万就了不起了。

“我捐5000块,我还会帮忙发动外出乡贤捐款修路。”当时源开大哥拿着他干

苦力攒下的钱,颤巍巍地交到我手上。让我感动的不是他捐的款多,而是我知道这是他流了许多的汗水,耗尽了很多的气力辛苦挣来的钱,我还知道他家的房子盖好七八年了,一直因为钱不够没有装修。也正是受源开大哥的正能量感染,乡贤们都纷纷慷慨解囊,短短几个月我们便筹集了30多万元。

很快,虎堂公路于2022年底修好通车,从而彻底解决了虎岗镇与堂堡镇之间通行难的问题。源开大哥也从此多了一件事,只要碰到工休,他都会回到家乡,扛着锄头在虎堂公路上义务干起了清理水沟、清扫乱石的工作。

驻村三年的岁月,我不仅认识了大义面前舍小家顾大家的开焕叔四兄弟,认识了为修路宁可自家房屋不装修的源开大哥,还认识了做了一辈子好事不留名的老党员开洪叔,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乡村振兴的希望。也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村民的帮助,有了派出单位的用心帮扶,我的驻村岁月过得既充实又有意义。

(张文环)

夏末

谢炳煌

八月的风轻轻吹拂,
带着夏日最后的余温,
绿荫下的蝉鸣渐稀,
天边的霞光如火焰炽热。
田野里稻谷已微黄,
金色的波浪在风中荡漾,
老农挥汗如雨,
丰收的喜悦在心中酝酿。
夜空中繁星点点,
如八月的梦一般璀璨,
一缕清凉的秋意悄然来临,
在心头留下温柔的痕迹。
八月是一曲夏天的终章,
也是秋天的前奏,
在这交替的时节里,
岁月悄然滑过指尖,
如水般流淌。

登高

黄德源

登高望远心境阔,万里山河入眼眸。
天地苍茫无边际,人生百态尽风流。



书画艺术



国画 李榕贞画

北京 北京

我把马家堡的堡读成汉堡的堡,是在刚到北京那会儿。公交站南礼土路的名字听着倍儿洋气,但它的根源其实是驴市以南雅化而来的,指的是从前这条官道上人们曾骑着驴子来来往往,并非这儿主营卖驴的活计。这应该是最常去的地方了,坐上学校最近的巴士,少说一个钟的行程,就为了在市中心里瞎晃。那一站一下车就能瞅见一家盖浇饭的饭店,当时盖浇饭对我可是新鲜,其实不过是省了店家的菜碟,菜扣饭上浇着吃,我最爱地三鲜和京酱肉丝,连着吃一礼拜也不腻。还有家叫“辣妹的馆子”,那水煮鱼做得是三分入味七分传神,老板娘可能不够辣妹但水煮鱼是真真儿够味。

天安门、长城自不必说,不去都不是外地人,而我每隔几周总会买半价的学生票钻进故宫,在红墙黄瓦的紫禁城里一坐一个下午,看着游客挤在养心殿的门前,往乾清宫的云龙石雕上投币许愿。

我可真想念北京啊。两元的地铁,从东去到西,从南走到北,像崇文门的痞子似的满街窜。当时跟着我一起窜的是个蒙古族姑娘,我们是好朋友。我俩经常在地铁里彼此递眼色,忽然就哈哈大笑状若疯癫,我常说自己像个北方人,她也总说我不像南方的弯绕心肠,自那时起,我就开始喜欢北京了。

北京有件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我自胡同里采风后顺道又献了血,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了地铁上,等我有些意识的时候已经被扶上了椅子。有位带着浓重京腔的陌生大爷问我:“姑娘你没事儿吧?”北京带着它的包容和善意,让我这个唐突的旅人不把蜉蝣寄。

北京也是真干燥,第一年我就得了支气管炎,十个加湿器都不够我吸的。沙尘暴是实打实地刮,衣服不留神没收回来转头就挂满了黄沙。最丑的一张身份证也来自北京,那拍得就像在逃犯的速写,那年因我烫伤躺了半个月的床,拐着腿蓬头垢面拍了一张人神共愤的丑证件,这一用,就是十年。

我和北京,结了四年的缘,它在九月开学的时候画满了蓝色的天,而蒙古族姑娘就站在蓝天下,她边笑边挥手,就像我和北京的第一次见面。

(林琳)